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開章即揭出性字為全書。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

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知性所有屬知，全性所有屬行。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皇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

司徒之職與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此

字兼大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

小言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此朱子用白虎通之說至尙書大傳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

三八小學二十八大學餘子則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貴賤有

異竊恐未然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

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

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上四句言學校施教之法下三句言君身為立教之本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

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

屬職分之所當為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

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是以此言古者教立之效

及周之衰賢聖之

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

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

流餘裔而此篇者

此指聖經

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

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

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

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記誦口耳之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寔新安老氏

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新安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所以

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

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日晦目盲否塞氣否川壅反覆沈痼物沒水而不可深是沈以

及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

兩夫子出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是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人字收拾聖經賢傳之指繁復

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朱子諱熹字仲晦號晦庵顧其為書猶頗放步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
民成俗之意學著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此序舊分四節首二句就本書大指提清是第一節自天降生民至所能及也乃敘古大
學所以教人之法爲第二節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言大學之經傳所由作爲第三節天
運循環至末言程子上接孔孟之傳自巳所以作章句之故爲第四節

四書味根錄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學庸總論

約旨大學是橫說由明而新一步闊一步中庸是豎說自人合天一層高一層

大學所說只是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而明新兩傳一曰天之明命便直探其原一曰其命維新便極盡其效則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矣中庸所說只是大學明德而妻子好合二節凡為天下國家四節却并新民內齊治平細條目都劃出來 曾子篤實故大學說行處較多子思敏悟故中庸說知處較多

大學總論

約旨大學十傳固是釋經然有補經處最為吃緊如天之明命四字遡出明德根原慎獨二字指出誠意關要忠信二字拈出明新綱宗皆聖經所未及子思一部

中庸又是此數字註脚。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清此好惡之源治平便是滿此好惡之量。忠恕是統體工夫慎獨是關鍵處此四字曾子大有功後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章全旨

通章聖人望人盡大學之全功為詳其綱與目以示人也前三節總言綱領而推言得止之由因以先後結之以示人知序後四節詳言條目而復說所言之意因

以修身結之以示人知要總見大學之道其綱領甚備其條目甚詳其序有節而可循其本至約而易操案合參單提明德為主或病其偏然言條目正是發明綱領處條目以修身為本正發明綱領以明德為本也由身推之齊治平止是令家國天下共明其明德耳依此行文如一線穿珠未嘗不可又有單提身字作主者楊復所大人之學大其身而已矣蓋身本大也心意知物皆為此身而設家國天下皆由此身而生治此本而無不治也厚此本而無不厚也明此之謂明明德親此之謂親民止此之謂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吳氏大人猶云

成人蒙引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

指學宮也學之地學之制止可作陪

明明之也上明字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

以無欲言靈

以有不昧申言虛靈虛則明存

以具眾理惟虛故具而應萬事者也

惟靈故能應○虛靈不昧是統解明德具眾理應萬事是

分說他體用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何明如之故曰明德

但為氣品所拘初在人

欲所蔽在生

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德本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如孺子

入井皆有怵惕惻隱可見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其發不拘時數機關一失隨刻即昏一因字見錯過不得須用察識

一遂字見停待不得便去擴充下文
格致察識之事誠正脩擴充之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
明德又要新民者朱子所謂人人所同得而非我所得私止是也○舊染之汚是習不是性革其習正所以復其性也

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是字指至善必至知至至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言明明德新民意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也
事理當然皆天所為故當然之極即天理之極章句只欲下無人欲之私句故以天理來作對實非有二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明明德是下文

格致誠正脩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治平之綱領
曾子述孔子之言曰有小子之學即有大人

綱領止至善總明新言又八者遂條之綱領
巨之學蓋幼不習之小學則無以收放心而養

德性及長不進之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而措諸事業然則大學深造之道果何在哉學不

復性無以為大人之體夫性載於心謂之明德虛有以具眾理靈有以應萬事本無不明也

而氣拘物蔽有時不明矣學者當因其發端而擴充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其已明而繼續之

使之無時不明則在明明德焉然學不修道無以為大人之用蓋明德非一人所獨有但以

君師無教則始而人人皆明者繼而人人皆昏由是習於強悍則染強悍之汚習於誇詐則

染誇詐之汚習於邪僻則染邪僻之汚遂成為舊矣大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棄舊而

圖新焉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民日新而不已焉至習無不移而性無不復則又在新民矣
學不希天無以爲大人體用之極蓋明德以聖神爲準而情和之偏不由新民以帝王爲歸
而霸顯之雜不道是有至善焉識未見其至善不可爲義之精力未造乎至善不可爲仁之
熟以其未之止也必也未至求至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既至不遷而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焉則舉聖功王道皆一以貫之不已大學依章句以人言對小子看人大故學大若對異端
又在止至善乎此大學之綱領也（四）俗儒看雖小學亦大有云異學虛而無實俗學泛而無
用形出大學有實有用來亦可道字一說作當然之理一說指教人脩爲之方細玩修爲
之方卽從當然之理生來下近道亦以其能循當然之法而因以得當然之道也融會只一
箇三在字正道所在處德卽仁義禮智之理理具于心而分人心道心明德卽道心也
明之功一是擴充一是接續或問格致以啟明之端誠正脩以踐明之實但此處不可實指
或以德必默契其原去其蔽吾明者德必充滿其量去其累吾明者映下更渾至覲雖聖人
不能無人心故安而不恃其安雖凡人未嘗無道心故勉而益求其勉新對舊明者昏則
舊矣去其舊汚使昏者復明似煥然有維新氣象民者對己之稱着下文家國天下統親疎
遠近言旣言明德又言新民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心合下便如此此學所以爲大
新民實功有化之之義有處之之義（五）至安溪固有則有五常之性而性者物我之一源也
盡吾性矣而未能盡人物之性則性之量有所虧當務則有五品之倫而倫者物我爲一體
也厚吾倫矣而未能使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倫之分有所缺又始也厚其生繼也正其德
至于道淳化洽而其流爲聲明文物者皆蔚然有美盛之觀真若世運之重開矣躬焉以化

之政焉以處之至于世變風移而其動乎天地陰陽者皆煥然有光昌之象真若元命之自作矣。至善就明新中恰當處而無可易亦明新中造極處而莫可加善字重至字尤重止屬大人用工言不但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兼知行說一事要恰好事事俱要恰好兼橫豎說未到此便往不可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兼始終說總要比上文兩句看深一層方合三綱領張曉樓其明德也有大醇而無小疵使天地之心自我而立其新民也為大同不為小康使帝王之道自我而行。約直三項蟬聯而下何以板板用三個在字起手止見得明德不見新民便狹止見得明新不見丘至善便卑。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
得止者所當止

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上節止字以工夫言此止字指理所在故另解**知之則志有定向**
心之所之謂之志**靜謂心不妄動**

志無定向則此心東去西去不妄
動者一心專在至善更不走作也**安謂所處而安**
安以身言謂隨身所處皆得以安穩無事也**慮謂處事精詳**
慮

機務將發時方去思量如何做尚未施為故不曰作事而
曰處事精是直說謂細入無間詳是橫說謂包舉不遺**得謂得其所止**
所字指明德新民謂得明新至善之

理而止
夫明新當止至善果何由得而止之必有賴於知之矣由學問思辨以至融會貫之也**官通**
真見所以為聖天之學帝王之道者而灼然知止夫而后志以見一在事既有不易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趨是有定也志既定則心以志寧內念不興外物不搖而后能

靜矣。心既靜，則身以心裕順，無不恬適，無不適，而后能安矣。身既安，將道由身出，而卽物觀理，隨事度宜，又能用其慮矣。夫平時既知止，臨事又能慮，以真知灼見，加熟思審處之功，將行以知力，由是確見明德之至善，可以體之躬行，確見新民之至善，可以措之事業。慮而后能得也，要皆於知止。**傳**此推至善所由止也。蓋求得所止，必由於知，重知字上知止，卽下民基之知止，顧不重哉？**傳**物格知至也。就現成說工夫在前。層歸震川學問之大于天命，人心之正，真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決擇之精，于人倫庶物之間，真有以知其所當然，而不可易。**勸學錄**于止之當然者，有以擇之，審于止之本然者，有以見之。真知明德，有當止之地，而體極天下之至精，知新民有當止之地，而用極天下之至大。纔知止，下面目相因而見五而后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中間每句要跟上知止來。下趕能得去，又句句要握明新至善，方不蹈空。目定章句以志言，是吾胸中有箇定理精言，就一事言，此則決定如此，彼則決定如彼，就數事言，此不可移之彼，彼不可移之此，是定也，而皆原於知止。一是知其當然，念慮不差，一是知其所以然，神明有主。定靜以志心分貼。靜非艮，止章句不妄字可。玩只緣有箇至善在心裏，一動念就那至善上再不搖動走作，靜時固靜，動時亦靜，精言定是志一於至善，內靜是心不搖於至善外，以聖賢爲必可學，帝王爲必可法定也，更不惑於他岐，不移於功利，這便是靜。靜安以心身分貼。身之所處不一，其地心無所繫，無人而不自得矣。蓋靜則心安而聽令於心之身，自無勞迫而不安。慮是詳究其所知者，蓋知止且預知箇事理如此，及事到來復將此事理審度一番，困勉錄事有粹至有雜投有關利害有界疑，似能慮最難而要精詳多出於暇豫，安自能慮其原，又在知止工夫熟而已。至邁

人常慮大不如慮小。小者日用所習而安也。而安則慮大如小。常人慮險不如慮夷者。身世所仰而安地。而安則慮險如夷。尹明廷不能慮者。憂危亂之也。惟先立于不亂。則氣無所動而志乃得優游。而盡其所思。亦倉卒患之也。惟自處于無患。則外無所乘而中乃得從容而究其所窮。定靜安皆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得非偶合。非襲取。心即善。善即心。直與爲一。蓉按得字固要。說得精深。然尙是自得境界。蓋能得前俱從知邊說。能得後方是去行。○困學錄此條乃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爲下文格致起本。若得止中節目。自誠意下逐項皆有工夫。此處只重說知止。以見格致之重耳。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首句結首節。次句結次節。先後二句合結。○約直知止能

結之而下。便從明明德。合而觀之。明德新民兩物也。然明德在己。爲本。新民在人。爲末。此于天下。一路逆推轉去。非人所爲。乃物自有此本末也。知止能得一事也。然知以開行之端爲始。能行以踐知之實爲終。此又非人所爲。乃事自有此終始也。本始自所當先。末終自所當後。但患爲學之際。或混而亂之。甚且逆而倒之。將道愈求而愈遠耳。苟從事於明新。知得。知所當先。而先知所當後。而後則由本及末。自始至終。其於大學之道。庶幾近之矣。

鮮此節結言道之有序。見人當知所從事也。重知所先後。句以形體言曰。物以作爲言曰。事其實事。即在物之中。知得者。即知得此明新耳。以其皆有先後。故對舉之。兩物也。而

內外相對故曰本末一事也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因本及末是順言重本字終由於始是逆推重始字郭正域以道觀物凡涉于形骸者皆以物稱故我物也民亦物也物無二理而人已判矣吾是以知物之有本而有末也以道觀事凡涉于力量者皆以事稱故知之事也得之亦事也事無二機而淺深異矣吾是以知事之有終而有始也勸學錄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誠意為正修之本齊家為治平之本則本末中又有本末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然定之終靜之始安之終慮之始則終始中又有終始也二有字見物事中原有不容混之序已含先後意此知字淺又在知止之前或由獨覺之明超出流俗或由陷溺之悟醒在崇朝一所字兼無並營無逆施二意張曉樓先體而後用盡其性則盡人性盡物性皆吾道中物也漸近故也先明而後誠智以知則仁以體勇以強皆吾道中事也亦漸近故也道即大學之道而所以近者正以其用功知先後也此後尚有工夫非泛泛知序便近道勿因則矣二字滑讀誤看○玉溪以先後二字起下兩節落下應曰入道而知先後者其古之人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註明明德於

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人所同特衆人不能明要在上人去明之故着使字心者身之所主也誠

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胡雲峯曰。所發二字。章句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者性發而為情。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故情無不善。但當繼之以明意。便有善不善。即不可不加夫誠。

致推極也。

朱子曰。致之為義。如口以手推送去之義。矢

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

玉到也。如行到那地頭。

物猶事也。

物與事一也。自其本事言曰物。

自人所從事言曰事。上節物字兼明新。此物字亦只是意心身家。國天下諸務會通只一件。而事原是物中之事。上節節解已說過。

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齊治平是新民條目。格致誠正脩是。豈但明德新民之明明德條目八件中各有一止至善。豈但明德新民之

之判終始哉。本之中又有本焉。末之中又有末焉。始之初又有始終之後。又有終焉。古之帝王師相所以繼天立極者。雖不隘其學之量。而實不凌其學之節。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使之不拂其情之正。各得其性之本。不遽求之天下也。先治其國。何也。天下遠而國近。遠中於近也。欲治其國。而使之藹然和愛而仁。秩然和敬而讓。不遽求之國也。先齊其家。何也。國疏而家親。疏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而使家之善者歉然而不自足。家之惡者翻然而不自棄。不遽求之家也。先修其身。何也。家人而身已。人由於已也。欲修其身。而使身之所具。視聽食各得其官。身之所接。孝弟慈各飭其紀。不遽求之身也。先正其心。益身外而心內外由於內也。欲正其心。而使心靜焉。而常存動焉。而各正。不遽求之心也。先誠其意。何也。意者心之發。發有

象而存無形也。欲誠其意，便意之好善無自欺意之惡惡，能自慊不遽求之意也。先致其知，何也？知者行之本，知未見而行何之也？欲致其知，而使妙眾理，則全體無不明。宰萬物，則大用無不徹。其功何在？亦在卽事物之理，而窮盡其所當然之實。窮極其所以然之故，而已明新至善之詳。**此節遞詳綱領中之條目，以示人審所先也。**古之二字，貫一節。天下皆豈無其序哉？**有已已**，皆有明德，卽皆當明其明德。至家國只曰齊曰治，不復以明明德言者，舉一以包其餘。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有分別處，有交接處，故曰欲曰先。若一直說下，則兩層意不出。以天下與國言，遠近殊勢，然有分土無分民之規模已立，雖有變通爲力自易。以國與家言，親疏異等，然老及人之老，幼及人之幼，卽有差等，興起不難。以家與身言，人已殊形，然家爲吾身習處之家，身爲家人親近之身，故必形端而表乃正。陳大士一家之中，其爲賢不肖者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吾修吾身言必稱先正，動必稽古，昔則作事可法，而無自恣其偷越之思，故其子弟之教不肅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秉禮度義之意。吾修吾身情欲之感，無介儀容晏安之私，才形動靜則用情正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劑而平。至于視聽持行，身也，所以能明能聰，能恭能重者，心爲之也。心無爲而身有爲，操功固在于身。身無覺而心有覺，主令實出于心。欲脩先正，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心兼動靜，意止是方動時，若旣動後未動前，皆是心。故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然必誠其意，方可言正心。否則動念已差，前此大公之體已失。後此順應之用，必乖。心何由正？故溯其由有心然後有意，而所發處依舊心主之到意。盛時心亦隨以俱往，故心能包意，意亦能衛心。

也蓋正心是全體工夫誠意乃發用要緊工夫。知是心之靈覺卽良知也聖人志氣清明不待致知而曰生知眾人未免拘蔽所知只得大畧致者因其大畧漸推至於無所不知也孟子以不致見其良大學正以不恃其良爲致致知先于誠意者爲好爲惡操於意辨善辨惡出于知必見得確乃能果于行而意無游移亦必知得明乃不迷所往而意無誤認不致知意不誠固非卽誠亦非如召忽苟息之殉難其念豈不實只緣認理不真其奉君許君時已誤可見致知爲意未發前工夫嚴虞惲素無極深研幾之學而祇任其意之所如非不欲誠也而淆然莫辨究且入于惛怳而無憑本無審幾達變之學而一任其意之所如非不果誠也而愚而罔用究且加之惡名而不辭朱子誠意是善惡關致知是夢覺關透過此二關後面工夫一節更輕一節。知尙虛空証之于物則已實知非恍惚考之于物而已確看朱子載格物條款許多大要以事之詳畧言格了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格了一層又一層有循序意一物必格到十分盡處不得畧過此物而遽求他物有求全意物物必格到十分盡處不敢專守此一物而轉造物物困勉錄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不能格物者凌仲遠不貳不測天地亦一物也反身皆修有物有則吾身亦一物也這物字卽隱寓于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之間近日講家別求名物象數之學未免騎驢覓驢六箇欲字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彼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與格物只一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才明此使曉彼故變先言在也○困勉錄此節言序之不可亂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

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而身修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

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物格即格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知止即知此誠正脩齊治平之理但以其屬知止事故作一截

意誠以下

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意誠心正身脩得明德止至善之次第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得新民止至善之次第也

言夫學之所欲為必有所先為者何也亦以欲為

者之畧處於後耳。蓋物理之極無不到而后因理會。心知可得而至也。吾心所知無不盡而后以識導力意可得而誠也。意既誠而后由動及靜心可得而正。心既正而后由內及外身可得而修身修矣而后由己及人家不可得而齊。齊乎家齊矣而后由親及疎國不可得而治。治乎至國治而后由近及遠天下可得而平矣。惟此節是覆解以明所後也。句句要扼而后成功此略處其後是以用力彼稍居其先也。

此字形出古人必先來數而后與知止節不同。知止節一氣趕下纔知止自然到得止此節而后却逐箇各有工夫。胡大靈通節語氣是釋古人先之後之之故。猶云古人之為學如彼因學之為序如此也。物格與格物不同。格

物方逐一去理會。物格則理之散處已無不明。知至與致知不同。致知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上節就用功時言物上窮得一分。即於吾心知得一分。無分境候故獨言在此節就成功時言則物格是隨事體會知至是全體貫徹。

境候微有區分故驟用而后字。知至以下章句用可得二字言必如此方得非謂知至後不必加誠意之功意誠後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總之獨第一后字無功夫以格即致功夫故註不著解餘六后皆有功夫在內勸學錄知至而意或未誠者有之未有知未至而意遽能誠者也意誠而心或未正者有之未有意未誠而心遽能正者也下數句一例看○上節言先此節言后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方可做下一層所謂序不可亂有上一層又須做下一層所謂功不可缺勿分上節工夫此節效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二切也。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

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此字指修身李岱雲曰錯字亦不可忒煞輕看蓋家雖然國天下原有齊治平之事但道理在脩身上做透耳。

詳矣而有要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天下國家之責莫不從事於大人之學則一切皆以修身為本何也大人有身實衆身之所仰而取法則化導之機有所由屬也大人有身又衆身之所環而待給則處置之方有所從出也舉吾所以修身者錯之家國天下而教之皆有以修其身即齊治平也豈非修身為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哉天子舍此不能修身則道立庶人舍此不能修身見於世此學之所守約也此於條目中揭出一箇總要來首句而所施博者學者不可不格致誠正以修其身矣。舉兩頭以括中間包諸侯卿大夫士人在內張惕菴庶民不是農民乃指俊士造士之在國學者將來宗子之家相即在其中人有身即人人有身所具之理所接之人其為家國天下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故皆